

林文騰

不喜歡

同時，又似薄非淺的，眷戀著人世間的歡笑流淚

喜歡

同時，又似辨非懂的，狐疑著文字間的真正自我

定居北臺灣，從事教職。



跳吧！夏天

我現正生活的世界裡，沒有一點點海的跡象，沒有浪花沖激形成的細霧，沒有海面上絢爛而平靜的夕陽，更沒有恣意的自由籠罩我幼稚的靈魂。踩著皮鞋，看到人行道上的積水，我刻意踏水而過，讓水珠濺的老高，城市裡的陽光照映水珠，繽紛的光芒有種花團錦簇的豐美富足感，但我始終覺得失落或是自欺欺人。我不再是那個自由的跳水人，我的身體不再有能力跟地心引力共舞，我的禱念不再單純無瑕。那些我試圖追求的，其實都在無法掌握的一分一秒裡流逝。而那些一開始以為不怎樣的故事與人物，卻都蟄伏於靈魂深處，沉靜安穩的等待與召喚。

每年夏天，都需要一次毅然決然的跳水。陽光底下，你準備，你害怕。但你的腳趾

還是緊扣著礁岩，不曾後退。跟所有的冒險一樣，下決定的瞬間只有一秒，從此，時間便快得沒有害怕與後悔的機會。

你站過跳水臺嗎？我站過。站在上面的人，是天與地的溝通者，是蠻荒世界裡的唯一巫祝。他用柔軟的身體牽引陽光，同時駕馭空氣、操弄水珠，用風一般的詩意去刻化生命中最難以描述的圖騰。起跳的那一剎那，腎上腺激素讓他的靈魂凝聚成一把刀，弧形的身體劃破天際，就像那遠古的巫師劃破蛇皮取出蛇膽，吞落時嘴角血色如花，花開燦爛而短暫。然後，在自由與窒息的夾縫中，他會從水裡冒出頭來，自然而然的划水，不假思索的回到岸邊高臺，試圖再一次尋找那流洩在空氣中與鹽分裡的短暫自我。

跳水沒有最好的時間，只有最爛的時間。一開始我以為只要有水的地方，你隨時可以跳，但是阿財曾經教我一句臺灣話「初一、十五中午乾。」這是一句所有東北角漁民都朗朗上口的海象經驗，就是農曆初一、十五的正午，是海水退潮最厲害的時候。你可以趁機去採些海藻，或者去石頭縫撿一些貝殼螃蟹，但你絕不能那時候跳水，水位降到最低，入水後你的頭會直接撞到底礁石，是很愚蠢的舉動。但是蠢人亙古來是存在的，有一年農曆七月十五。我和阿財騎著鐵馬在海邊瞎晃，悠哉悠哉的消磨少年歲月。雖然

是鬼月，但晴朗炎熱的中午時分，讓你感受不到一絲妖魅的氣息。岸邊的釣客扯著魚竿在天際抖動，垂釣的也不知道是魚，還是天外的那一條水平線，粼粼的波光在水面上隨著海風跳躍，海的遠方攏著一錠一錠白銀似的雲朵，萬里蒼穹泌著淡淡的青色，一路鋪展到眼睛可以遙望任何地方。突然，我瞥見水岸礁石上站了一個人，他蒼白的膚色就是融不進這整片風景，活脫脫像是一顆難看的痣。我立刻跟阿財說：「你看！他在幹嘛？」我們湊過去看，那陌生人穿著鮮豔的沙灘褲在觀望水面。他的友伴們鼓譟著要他跳，他意氣風發的嘴角張揚著自信，但身體卻是明顯的僵硬。

這樣的人我們看過太多，他們放了暑假，一群人騎著父母買給他們的新潮摩托車，風馳電騁了半小時之後，就以為速度是他的朋友。在風和日麗的微風吹撫下，他們看到大海，也以為大海是他的朋友，於是準備一躍而下，去掌握屬於他的美好夏日。但他不知道跳水跟摩托車的油門不一樣，跳水沒有回油減速的機會，也沒有煞車的可能。不用多，只要一個腳趾出力不當，你就會像是一隻醜陋的蟾蜍，重重的摔在水面上。而每年夏天在海邊，都會有數不盡前仆後繼的蟾蜍。

眼前這隻不得了的蟾蜍，可能有跳水的經驗吧！不然怎會躍躍欲試的站在那風長浪

闊的水岸高處？但他的經驗可能來自圓山飯店的泳池，或者是關島的渡假旅館。然而這裡是臺灣東北角的天然岩岸，水位在浪潮湧進湧出的時候有很大的變化，水底錯落的礁石也有著高低落差，青苔水藻的顏色更會讓水深變得很難判斷。加上陽光曝曬，讓岸上布滿了石蚵、藤壺的礁岩益發滾燙，跳水臺上你無法站太久，在腳底水分完全蒸發之前，你只有十秒的時間決定要不要跳，還有用什麼方式跳。

一定是太燙，他跳了。

意外，也一如預期的發生了。今天是七月十五，正午水深不夠。他勉強從水中浮起來，全身癱軟的伏在岸邊，發出些微的哀嚎聲，粉紅色的血，一絲絲暈染了身旁清澈的海水。他的友人們從摩托車上驚跳下來，不知所措，剛剛的鼓譟，瞬間變成傷害的幫凶。大自然給這票外地人狠狠地上了一課，只是這堂課的學費得用健保卡來支付，或甚至賠上父母的眼淚。岸邊賣燒肉粽的攤販，嘴裡不斷碎唸著「七月時啊，少年啊不知死活」，我看了阿財一眼，他的表情滿明顯就是一副「歡迎來到東北角」的無賴模樣，口中還順

順溜溜的說出那一句：「初一、十五，中午乾。」彷彿他可以料盡這片海域所發生的任何事物。那一刻，他像是蘇格拉底站在雅典街頭。畢竟，有那麼一秒，他流露了一點點的睿智與篤定。

阿財，是我同鄉，他教我跳水的。國中，某一年的夏天，他打電話找我去游泳，天氣實在很熱，我懶得出門，電話裡拒絕了他。但十五分鐘後，他還是騎著破爛的鐵馬出現在我家門口，但那鐵馬的後輪火箭筒只剩一支，我只能勉強站上。當我一腳懸空，正在試著平衡之際，他的頭卻越伏越低，腳越踩越快，好幾次我真的以為我會摔死。但，風吹在我臉上，我發現我居然能冷靜的享受生死繫於一線的變態快感。好不容易我們歪歪斜斜的騎到了海邊，他說他發現一個新的地方可以跳水，於是我跟在他後面，閃過一次又一次滑膩的岩盤，爬上一塊塊銳利的礁石。到了那跳水高處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只說：「你看，我是超人！」就跳下那我根本不敢想像的高度，他的身影彷彿還在空中，但水面上已經濺起了潔白而魯莽的水花。

接著，他的大嘴巴就在水面上開始叫囂，意思是輪到我跳了。我的氣魄向來就是說幹就幹，於是毫無畏懼的站在那岬角邊緣，試圖往下跳。可是，當我認真的喊了好幾次

「我要跳啦！」之後，我還是不敢跳。我發現一種很奇怪的心理現象，在跳水臺上往後退一步，我自信滿滿覺得沒問題，我跳定了。夏天平穩的高氣壓，讓海面無風無浪，油亮油亮，平靜像是一面鏡子，沒理由我不敢跳。但往前進一步，真要跳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臟彷彿被一千萬隻螞蟻鑽咬，那些螞蟻攜帶著讓人懦弱的毒液，痠痠麻麻，從心臟慢慢傳到大腿，漸漸全身無力。

總之，我就是沒跳。

終於，我知道一鼓作氣其實沒那麼簡單，而暴虎馮河根本是一件偉大的心靈工程。當我心裡正不斷的峰迴路轉之際，阿財已經全身濕漉漉的爬上礁石走到我身邊，他說：「第一次都嘛會怕，眼睛閉起來就好了啊！」我豁然開朗：「對耶！不看就不會怕了啊。」於是我重新站上跳水臺，眼睛閉起來想跳，但其實閉眼睛是個餓主意，我只是更緊張、更後悔站上這該死的跳水臺。心頭鑽咬的螞蟻從一千萬隻變成一億隻。我轉身想走，阿財靠過來問我：「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夜市嗎？」我回答：「白癡，夜市是週末才有，今

天才禮拜……」在「幾」都還來不及說的時候，他用力地推了我一把！我只記得，我的心還痠麻麻的停在空中，但海水已經打在我臉上，在水裡我暈頭轉向的翻滾，腥嗆的海水竄入我的鼻孔，我以為我會溺水。但奇怪的是，疼痛感跟恐懼感很快消失了，從那一次開始，我就敢跳了，再高都敢。於是，我學到一件事：原來許多事情，你得幼稚，才能體會純粹；你得無知，才能在生與死的鋼索上跳舞。

跳過那一次之後，夏天的太平洋，從此是我溫暖的眠床。特別讀國中時又是個適合跳水的年紀，成長之際有太多東西要面對，卻又年輕幼稚的無法正確思考。現實如敵人，我們無力對抗，於是縱身跳到深不可測的水裡，是我們唯一能做的反抗或解脫。父母告誡很多次，每年都有意外……，但我跟阿財只是越攀越高，高到有些地方你只能等浪進來才能跳，浪湧進來增加水位，但浪一走，水位降低，就是個死亡陷阱，跳下去的安全時間只有三秒。那短暫的秒數，是讓我們可以撐起全世界的唯一支點，它把年少的蒼白無知，雕琢成璀璨皎潔。

青春的珍貴，也許正在於短暫。阿財沒讀高中，家裡需要他幫忙賺錢，所以國中畢業後就跟他阿爸一起討海。聽說船出海沒有壓艙，遇到大風浪所以漁船翻覆，阿財和他

爸都沒能生還。那年我高三，我已經很久沒跟阿財混在一起玩了，我媽輾轉由鄰里口中聽到這個消息，她跟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小心翼翼，她以為我會傷心痛哭，影響我的大學聯考。而我的腦袋只是一片空白。夜裡突然翻身睡醒，想起來，有次去潛水找海膽，忘記帶工具出門。阿財叫我去他阿爸的魚寮裡翻，我一進去就發現一包長壽菸在桌上，打火機在旁邊，我大大方方抽了起來。抽完才發現，原來他爸一直坐在旁邊角落捕魚網，我居然完全沒發現。原來啊原來，人生就像是一場玩笑，只是當自己扮演主角的時候，你不會覺得精彩，只會沉默地吞下所有的哭和笑。

在有海風吹撫的地方，悲傷不會持續太久。因為生活的壓力會大過任何沉重的感傷。阿財的母親失去了二個男人，於是帶著阿財的妹妹，在港口邊擺了攤子賣臭豆腐。東北季風挾著寒雨，不時打在他們破爛的攤位，隔著透明的塑膠帆布，依稀可以看見攤位角落裡擺著他妹妹的書包。我心裡只是淡淡地希望阿財還在，但我知道人生的路有時候不是你可以選的，有些時候你只能故作堅強或者選擇遺忘。

那一年聯考放榜後，我就很少回故鄉了。到臺北讀書、工作，一路至今。離鄉多年，在城市的人潮與捷運的匆忙腳步中，也不知道是追求了目標，還是迷失了座標。一天清

晨醒來盥洗，新買的刮鬍刀不甚順手，刮傷了我的臉頰，疼動的感覺讓我剎那間的思緒凝聚，我看著我的臉血水滲出，融化在水裡，突然想起國中時那個陌生的跳水者，他的血漫流於水中，我也依稀想起阿財狡黠的笑容，一樣消失於水裡。此刻，窗外有薄而透明的天光照落，清晨冰涼的空氣竟也被染得藍藍的，如同記憶中那片熟悉的水域。

擱淺的鯨魚，是否會回憶起深黛的海底牠曾經盡情的高鳴，蔚藍天空下曾經噴過輝煌的水柱。海水依舊碧藍，但那些年少歲月跟阿財一樣，在高三那一年，告別遠走了。如果再一次夢回那恐懼發燙的臨界點，我是否依然有勇氣不顧一切？讓水花在背脊上跳躍，讓海水喚醒那古老的靈魂。擱淺的鯨魚據說雙眼會流淚，如果沒有人有力氣推牠一把，那就讓我站上那跳水的高臺吧！我會再一次的讓腳尖併攏，膝蓋緊靠。凌空那一刻我胸膛開展，無畏無懼。那短暫的秒數，讓我可以撐起整個世界。於是我有力量可以推動鯨魚，在夏日陽光閃耀的岬角高處，看著牠航向海洋。

評審評語

〈跳吧！夏天〉描寫的是，青春期的美麗與哀傷，那條跳水的弧線，優美圓滿，卻瞬間即逝。

這篇寫臺灣東北角跳水記憶的散文，其中跳水的經驗，不是正式賽事的跳水活動，而是在成長環境中，揮灑腎上腺素的冒險舉動。敘述者經朋友阿財的啟蒙，不但熟悉水性，也在跳水過程中找到青春期的美好體驗。這篇散文寫出東北角貼切生動的海岸生活經驗，雖然有評審覺得探討的深度略嫌不足，不過也有評審在某些細節中受到感動。文章結尾的經營，那隻航向海洋的鯨魚，雖可指涉逝去的好友阿財，亦可別有隱喻，令人懷思。總結而言，這篇文章不但有獨特的在地經驗，也把如夢幻般的青春年少，動人的抒寫。（陳昌明）

得獎感言

感謝評審及主辦單位，衷心的。

今年夏天熱的比較早，農曆還沒五月我就下海游了N趟，海水還有點冰的時候，看起來特別清澈。上岸後，我沿著濱海公路騎單車，風吹在我臉上，整個夏天我的耳朵一直都有洗不淨的鹽粒。

而關於這些或那些，我想，

我只是生了一種害怕盡頭的病。